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千里紅線



(台灣) 玉翎燕

内 容 简 介

《千里红线》是台湾作家玉翎燕的一部新派武侠小说，该书是宋活本中《红线盗盒》的繁衍，中唐肃宗年间，侠女红线盗盒之后与魏州节度田承嗣展开一场激烈决斗，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最后终于挫败强大敌手。

千 里 红 线

(台湾) 玉翎燕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吉林省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总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5.1875 插页6

700 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版

第1次印刷 1—150,000册

统一书号: ISBN 7—5075—0021—7/1.6 定价: 9.80元

统一书号: ISBN 7—5075—0021—7 / 1.6

定价: 9.80元 (1—3册)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论兵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创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文学创作,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贞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李乔的勇于揭露台湾黑社会的《蓝衫覆的春天》就是突出的例证；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薄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

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能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论”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

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圆月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某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破窠臼，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情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绝法虚实错落，时空跳跃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珠》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脛而走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

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赵紫阳总书记指出，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些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何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第 五 章

一天的鞍马劳顿之后，在快要接近乐山的车前镇上，一间简陋的小客店里，仅有的两间房，分别让给红线、上官如雪，以及田无水和古人杰住了。

古人杰年轻，很快就有了轻微的鼾声。

上官如雪的体质本来就不很好，连续这一段日子，旅途的劳累，再加上饮食的不很正常，她是咬着牙在支撑着的。今夜，这间小店虽然简陋，有一张铺着很厚稻草的床，温暖厚实而又微有草香，她在放松心情的情形下，也就很快睡着了。

红线怜惜地看看上官如雪，将自己身上的一件外套，盖在上官如雪的身上，自己跌坐在床上，准备打坐调息。

一个很怪的现象：红线的心神不宁，无法收敛。

对内力修为进入门径的人来说，这种心血来潮的情形，是一种反常的。

红线索性下床，轻轻走到外面。

夜风是很冷的，寒月疏星，愈发地使人打从心里泛起一阵寒意。

走到院子里，突然她一个凌空拔起，飞身上屋，接连几

个跃纵，停身在镇外，远远地望着流动的江水，地上有一层白白的秋霜，几株疏落的树木，光着枝头，在寒风中露出几分萧瑟。

突然间，有一种落寞和凄凉，袭上心头，使红线不觉滴下几点清泪！

突然，她倏地一个转身，低声叱喝：

“什么人？如此鬼鬼祟祟的……”

刚说到这里，口气倏又一变，立即走上前去。

“田大哥！是你！”

田无水悄然上前说道：

“我正在房里睡不着，看到你越屋而出，以为是有什么警告，故而跟上来看看。”

红线微笑说道：

“一时心神不宁，出来走走，没想到惊动了田大哥！”

田无水注视着红线，若有所感地说道：

“红线！我很怀念你称呼我‘无水’那段日子……”

红线连忙叫道：

“田大哥！”

田无水接过来说道：

“我能明白你的用心……，不过……”

红线立即微笑上前，牵住田无水的手，走近一块青石，用手拂去石上的霜痕，并肩坐下来说道：

“不要谈我们两个人的事好吗？谈谈我们此行的寻宝大计……”

田无水用手轻轻拍了拍红线的手背，说道：

“你看呢？”

红线说道：

“原以为沿途一定是险阻重重，一路上都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场面，结果竟然是这样的平静。”

田无水说道：

“应该是说那是一种反常的平静。”

红线说道：

“田大哥！你是说这是山雨欲来以前暂时平静？可是我们已经到了乐山，照上官如雪的说法，最多只有一两百里的路程。蜀道虽难，再有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的意思有人在前面等着拦截我们？”

田无水说道：

“红线！我只是如此推测。”

红线点点头说道：

“田大哥！你说的对，一切太反常了，反常的情形，就会有大事发生。照幽冥太君的说法，沿途之中，至少有几十起人追逐捕杀，至今一起也没有看见。”

田无水说道：

“除了幽冥太君说的那几十起人，还有更多的对手在等待着我们。”

红线一怔。

田无水说道：

“红线！你忘了我恩师所说的话，任何一个想在武林中扬名立蔓的人，只要能击败红线，最好是能取得红线项上的人头，那就是他登龙的捷径。”

红线凄凉地笑了。

她幽幽地说道：

“如果不是笑师伯的谆谆教诲，我恐怕是没有勇气在江湖走动了。田大哥！我不是怕死，如果由于某一个人，而引起江湖上的杀风，这个人不隐离江湖，尚有何待。”

田无水说道：

“千万饥民也挽回你的心吗？”

“是的千万饥民的生死挣扎，也是促使我决心奉献自己的一种力量。但愿明日启程，到达藏宝之地。尽快运到湖广……”

她的话刚说到此，田无水一带她的手，双双站起，两个人各自旋身，分朝两边看去。

寒月清光，在他们来说，百步之内，落叶飞花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就在他们如此一错愕之际，没有料到就在眼前不到三十步的地方，平地飞跃起一个人，身法极快，一窜就是三丈多高。

想必他原来是伏在地上的，逃过了田无水和红线眼睛。

如今如此突然凌空一窜，以极高的轻功，弹到田无水身侧的一棵树上。

田无水一声叱喝：

“太嚣张！……”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嗖”地一声，一道白色微光从树上劲射而至。

田无水不敢造次，一闪身，刚刚躲过。

发暗器的人，就在这样一躲一闪的瞬间，从树上一个反弹，象是一支劲射而出的箭，射到树林里，疏落的树影，顷刻消失无踪。

田无水稍一迟疑，红线说道：

“田大哥！你看！”

那是一支烂银亮镖，后面带了一小块白色的绢布，上面用笔写着几行细小的字：

“就在今夜，乐山大佛之旁。

敬邀勿却，见面就好商量。”

田无水首先笑了起来。

红线说道：

“田大哥！你笑什么？”

田无水笑道：

“我笑的是这种飞镖传信，半夜约人的事，已经是第二次了。还记得紫霞山之约吗？那是古人杰老弟出的主意，这次居然旧事重演！”

红线说道：

“紫霞山的飞镖传信，认识了如雪师兄妹，今天将会是谁呢？”

田无水笑道：

“管他是谁？”

红线说道：

“田大哥！你的意思是？……”

田无水说道：

“无缘无故，炫耀自己的功力，飞镖传信，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非要接受不可？……”

红线突然心里一动，立即伸手一拉说道：

“田大哥！我们快走！”

田无水在这一拉之下，人仿佛也从另一种情况里觉醒过

来，立即随着红线说道：

“走！我们走！”

两人几乎同时双双腾空而起，扑回镇上。

因为他们是突然间竭尽全力弹身而起，惊动了林梢的宿鸟，一阵喳喳飞舞。为这静寂的郊外，带来一阵嘈杂。

田无水和红线是全力施为的。

二人从屋上落进院子里，脚刚一停下，就听到古人杰的鼾声。

田无水和红线相视一笑，心里稍为一松。

红线对田无水挥了一下手，走到隔壁的房门口，脚不由地为之一停，忍不住叫道：

“田大哥！”

田无水一听红线叫的声音都变了，心就自然往下一落，一个箭步，冲将过来。问道：

“红线！怎么啦？”

他的话还没有问完，人也当时怔住了。

房门是开着的，床上的棉被，还有红线的外套，都甩在一旁，上官如雪的人不见了。

这是很小的客栈，房外只有一个很小的院落，而且这是深夜，上官如雪能到那里去。

那只有一个情况：被人挟持走了。

田无水大踏步走进房里，点燃上油灯，仔细察看，没有任何一点可疑的痕迹。

田无水转身对红线说道：

“看样子如雪是被人挟持走了！”

他说到此地，泪水不觉流下。

红线说道：

“田大哥！你的心情我能了解，你有双重情感上的担负。其实我和你的心一样的痛楚。不过，我在痛楚的时候，我仍然有信心，如雪不会遭受毒手的。”

田无水有些方寸已乱的样子。搓着手说道：

“可是，这样的深夜……”

红线说道：

“你看，如雪的琵琶和行囊，都还在，会不会和我们一样，半夜睡不着，出去散步去了呢？而且，乐山附近会不会有如雪的故旧？”

田无水伸手拿起如雪的琵琶，大步走过另一间叫道：

“人杰！快醒来！”

古人杰从梦中刚醒过来，没头没脑，怔在那里。

田无水问道：

“人杰！你可晓得，乐山附近可有如雪的故旧吗？”

古人杰摇摇头，怔怔地问道：

“田大哥！半夜深更你把我叫醒，问起这件事做什么？”

红线抢上前说道：

“人杰！你听我说，如雪突然不见了，我们以为她是到镇外散步，或者有故旧在此，半夜相邀，这在江湖客来说，也是有的，故尔问问你。”

古人杰跳起来问道：

“红线姐！你是说如雪人不见了？”

红线伸手握住古人杰的肩头，说道：

“人杰！不要着急，如雪不是孩子，而且她也有相当武功根基，这乐山镇是名胜之地，还没有听说仇人在这里……”

她说到这里，顿住了一下，自言自语说道：

“名胜……乐山大佛……”

突然，她向田无水说道：

“田大哥！我们似乎应该去赴约了。”

田无水点点头说道：

“对了！我忘了今天晚上的约会。”

古人杰连忙问道：

“田大哥！红线姐！是什么约会？与如雪的失踪有什么关连吗？”

田无水说道：

“人杰！现在我要交付给你一项任务，不知道你可能承担？”

古人杰说道：

“田大哥！你尽管吩咐，我一定会竭尽我的全力，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田无水点点头说道：

“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得很好。你现在听好，我交付给你的任务，就是请你携带着如雪的琵琶，留在这客栈里……”

古人杰叫道：

“田大哥！这算什么任务？……”

田无水说道：

“我还没有说完。如雪的这面琵琶，不但归你保管，而且不能有任何一点损坏，更不能被别人夺走。记住！到明天中午以前，如果我和红线没有回来，你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携带着琵琶，回到你师父那里。”

古人杰不解地说道：

“田大哥！我不懂你说话的用意。”

田无水说道：

“目前你不需要懂，我也无法将情形跟你说清楚。记住！人杰老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责任，如果有失，你不但对我没有办法交代，对如雪更是无法交代。明白吗？”

古人杰从红线手里接过琵琶，脸上还是充满了疑惑，他向田无水问道：

“田大哥！你和红线姐去那里？是找如雪吗？”

田无水说道：

“我和红线去赴一次约会，一次很重要的约会，可能与如雪有关。总而言之，希望你一定守在客栈里，小心保护着琵琶，不要忘记我的话。”

古人杰点点头说道：

“我等你和红线姐回来，还有如雪。”

田无水说道：

“别忘了还有一个限制，等到明天中午，如果等不到我们，你就要立即启程回去找你师父！千万！千万！”

田无水对红线说道：

“我们走吧！”

飞身上屋，展开轻功，出得镇来，直扑江边。

再沿着江边，溯江而上，一口气奔驰了几十里，田无水停下身来，指着江对岸说道：

“红线！你看！对岸沿着山势石形，雕刻成那座大佛像，那就是有名的乐山大佛。”

红线留神看去，寒月星空，她的眼力太好，隔着辽阔的